

主 编 梁羽龙 张海军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 第五辑

唐·吉珂德

Don Quichotte

〔西班牙〕塞万提斯



中国文联出版社

再致读者

(作者前言)

我的读者啊！不论你是绅士还是平民，也不论你是别的什么人，都一定在眼巴巴地等着这篇作者前言吧——你们以为我会利用序言将《唐吉珂德》续篇的作者痛骂一顿，发泄我的满腔怒火。可是我得请你们原谅；对于他，大家都说他是在托尔台西利亚斯结胎，在塔拉果纳出生，仅此足矣，我不想多说。尽管世人都认为“挨踩的小虫子也会反扑”，我却决定破一次例。也许你们希望我骂他笨蛋、疯子、滑头，可我不想这样做，还是让他去自食恶果。我不能默默忍受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他苛责我年老；的确，如果我能拦住岁月的流逝，唤回青春，我还会让这位老绅士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吗？二是他郑重其事地指责我残了一只手，仿佛这只手是在某个酒店里胡闹酗酒斗殴中打残的！可我的手是在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战争里致残的，这场战争的伟大在将来也许都无与伦比。在某些人眼中我的创伤也许不会给我增添光彩，但知道内情者却至少会因之而对我尊重。士兵流血身亡比逃跑生还要光荣得多。面对自己的残手，我毫无羞惭；如果有力回天，再现这样的机遇，那比起参加这样撼天动地的壮举所获的殊荣，我这只残手还只能算付了一点点代价。战士脸上胸上的伤疤好比星星，受人称颂，值得效仿，指导人们追求荣誉与光荣。何况，写书不是靠手，而是靠脑；那位作者指责我年老，殊不知脑子是随年龄增长而日趋成熟的啊。

这位作者还一语双关地指责我“嫉妒”，对此我不能完全无动于衷。上帝为我作证，这个词的两种涵义里，我熟知的只有一种，

那就是神圣、大度、靠智力进行竞争。所以，我决不会去责骂一位教士，特别是他因在宗教法庭任职而倍受尊重。如果有这样的人士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由这位作者出面说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钦佩他的才能，欣赏他的作品，十分敬仰他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

我衷心感谢这位认真的先生对我作品的评价，他认为我的小说是好的，不过又精辟地指出：我的作品重在讽世，讽世胜于崇尚道德。可我认为：只有各方面都好，才称得上好。

我的读者啊，我仿佛听见你们在指责我毫无刚气、对他过分宽厚。可是，我请你们斟酌：对一个过分谦虚，有太多难言之隐的人还是要手下留情，因为他一定是个可怜虫。那可怜人啊！他自知处境狼狈，无脸在光天化日之下亮相，只好隐姓埋名，假冒祖籍；就像是犯了叛国大罪或其他不容赦免的罪行一样。那好吧，如果诸位有缘见到他，请心怀慈悲，代我转告：我一点也不想与他计较。因为对于魔鬼的诱惑我并非全然无知：在他衍生的许多小魔鬼中，管写作的魔鬼是最难抗拒的。一个人的脑子里有了这种魔鬼念头，就会把攫取之心当动力，自以为才气过人，信笔乱写乱划，认定是名利双收，结果往往利名双亏。如果他不相信你的话，你不妨开开玩笑，给他讲讲下面的故事：

很久以前赛维利亚有一个疯子，他的古怪念头是世上所有疯子从没想到过的。他弄来一支空心竹竿，一头削尖；他在街上捉住一条狗，一手抓住狗的后腿，把竹竿插进狗的屁股，对着竹竿把那只狗吹得圆鼓鼓的，像一个皮球。这种场合总会有人围观，他就在狗的肚子上拍一两下，对围观的人说：

“嘿，各位先生，你们感觉如何？难道吹胀一条狗是件容易事吗？”

你感觉又如何呢，先生？难道写成一本书是件容易事吗？

如果这幅景象对他也不适用，我亲爱的读者，请你再给讲一个疯子和狗的故事：

果都巴曾有个疯子，常常头顶一块相当重的石头满街跑；每次

碰到一条无主的狗，尤其是那种目空一切笔直冲到他面前的蠢狗，他就会猛地把石头砸过去，砸得那可怜的畜牲嚎叫不已，夹着尾巴，跛着腿，至少跑两三条街不敢回头。这疯子对自己的新武器非常得意，就如法炮制，对每条敢于正眼望他的狗都来一下。有一天，他恰巧碰到一位裁缝的狗，这裁缝喜好运动，尽管成绩平平，他对这条狗看得很重，可疯子并不知道。于是石头“嗖”地飞去，打在那可怜的狗身上，把那条狗差点打死了，它拼命地可怜巴巴地嚎叫着。狗的主人听到嚎声，知道是自己的狗，觉得打狗欺了主，于是顺手操起一根棍子跑了出来，直奔疯子，抓住他好一顿痛打。他一边打，还一边骂：

“你这婊子养的！敢欺侮我的小猎狗！你这没人性的混蛋！不知道它是条小猎狗吗？”

这可怜的疯子被打得浑身没一根完整的骨头。他终于从狗主人的手里爬了出来，整整一个月才康复如初。然后，他一出门又玩起了那一套把戏，而且顶的石头比原来还重。但是，当他又看到那只狗时，尽管足足想了一个月要再打它一顿，却还是控制住自己，耸耸肩膀说：

“不行，可得小心，这是只小猎狗哩！”

总之，从那以后，他看到的每只狗都成了正正宗宗的小猎狗，也不管它是猎狗哩还是凶狗。这个寓言的意思是：这位作者的才能就如同那疯子顶的石头，他今后会小心翼翼，不会让它随处发挥了。

我还要对他说一句话，就一了百了。请告诉这位能人：他曾威胁说要夺我口中的面包，我的回答仅仅是一首老歌：“愿上帝保佑我们高贵的国王长寿，也保佑我们长寿平安”——愿他静享安宁。

祝伟大的雷莫斯伯爵长寿！在命运给我最严厉的打击时，是他富于同情，用他著名的慷慨支持了我！祝愿托雷都大主教因其杰出的仁慈而青史留名！即使我一个字也不曾出版，即使攻击我的书出版得铺天盖地，比《明戈·瑞伏尔戈诗集》的字数还多，那又有什么呢！这两位贵人不要我奉承，不待我乞求，就对我厚施恩泽，让

我足以立身。就算按照一般的发展规律，我可能名利兼有，但我自认在他俩的庇佑之下，我更会名利双丰收。穷人可以承其恩惠，恶人却没法企及。贫穷可以部分地吞噬一位好人，却决不会将他完全淹没！才能会从命运笼罩不到的狭缝里透出丝丝光彩，总会受到真正高尚慷慨的人们的尊重。

我的读者啊，现在我和他已无话可说。可我得告诉你们：我奉献给你们们的《唐吉珂德》第二部，与第一部题材相同，剪裁手法也一样。本书中这位骑士再次外出漫游，直至最终去世，入土为安；这样，谁也不能再给他瞎编故事。他干的蠢事已属太多，他本人对此也深感愧疚，如此足矣。同样的东西太多，总会倒胃口，还是物以稀为贵。

还忘了告诉你，我的《贝西雷斯》已快写完，不久就可吻您的手；《咖拉泰》的第二部也快脱稿，不久亦可蒙您垂青。

目 录

第一章	牧师、理发师与唐吉珂德谈论后者的病	(1)
第二章	桑丘·潘沙与唐吉珂德的外甥女和管家婆大吵，以及其他趣事	(9)
第三章	唐吉珂德与桑丘·潘沙以及参孙·加拉斯果学士的有趣对话	(13)
第四章	桑丘解答学士的疑问；以及其它该补充说明的问题	(19)
第五章	桑丘与妻子泰瑞萨的雅趣对话，以及其它值得一记的趣谈	(23)
第六章	唐吉珂德与外甥女、管家婆之间的谈话：本书最重要的章节之一	(28)
第七章	唐吉珂德与其侍从会商，以及其他最有名的事情	(32)
第八章	去拜访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的路上，唐吉珂德的遭遇	(37)
第九章	本章的事续后便知	(42)
第十章	桑丘用巧计使杜尔西内娅小姐中魔，以及其他真实的趣事	(45)
第十一章	英勇的唐吉珂德经历惊人奇事：大板车上的“死神会议”	(52)
第十二章	勇敢的唐吉珂德与胆大的镜子骑士会面：奇怪的遭遇	(57)
第十三章	续叙与林中骑士的奇遇；两位侍从聪明别致的趣谈	(62)
第十四章	续叙林中骑士的奇遇	(67)

第十五章	交待镜子骑士及其侍从是谁	(75)
第十六章	唐吉珂德与曼查的一位明智人物	(76)
第十七章	唐吉珂德胜利处理狮子事件，足以证明他胆大 包天	(82)
第十八章	唐吉珂德在绿衣骑士的城堡里大受款待，及其他 种种趣事	(91)
第十九章	多情的牧人和其他着实有趣的事	(99)
第二十章	财主卡麻丘的婚礼和穷人巴西尔的遭遇	(104)
第二十一章	续叙卡麻丘的婚礼及其他有趣的事件	(111)
第二十二章	唐吉珂德胜利完成对曼查中心的蒙德西诺斯地 洞的探险	(115)
第二十三章	空前绝后的唐吉珂德讲他在蒙德西诺斯地洞里所 见的奇事，太过离奇，使这次奇遇令人怀疑	(122)
第二十四章	叙述离题万里的千种琐事，但必须有它，才能 正确理解这部巨著	(129)
第二十五章	学驴叫的故事、玩木偶的人以及通神灵猴的 故事	(134)
第二十六章	有趣的木偶戏及其他确实有趣的事	(140)
第二十七章	贝德罗师傅与灵猴的来历；唐吉珂德调解驴叫纠 纷，事与愿违，讨了一场没趣	(147)
第二十八章	作者贝南黑利谈的情况，细心阅读的人自会 了解	(152)
第二十九章	魔船奇险	(156)
第三十章	唐吉珂德与漂亮的女猎人	(161)
第三十一章	叙述许多大事	(165)
第三十二章	唐吉珂德答责难者，以及其他或正经或滑稽 的事	(172)
第三十三章	公爵夫人和侍女与桑丘·潘沙娓娓闲话 ——值得阅读与观察	(182)
第三十四章	替绝代佳人杜尔西内娅解脱魔法纠缠的方法， 全书最有名的奇事之一	(188)

第三十五章	续叙为杜尔西内娅解除魔法纠缠的方法，以及别的奇事	(193)
第三十六章	“悲戚夫人”亦名“三尾裙伯爵夫人”闻所未闻的奇事；桑丘·潘沙给夫人泰瑞萨·潘沙的信	(199)
第三十七章	续叙“悲戚夫人”的故事	(203)
第三十八章	“悲戚夫人”讲述她的奇祸	(205)
第三十九章	三尾裙夫人继续讲她那令人难忘的故事	(210)
第四十章	这件奇事的几个细节	(212)
第四十一章	可赖木栓扭到场，冗长的故事收场	(217)
第四十二章	桑丘·潘沙赴任海岛总督之前唐吉珂德对他的告诫和其他语重心长的叮咛	(225)
第四十三章	唐吉珂德给桑丘的第二套忠告	(229)
第四十四章	桑丘·潘沙上任做总督，唐吉珂德留府逢奇事	(233)
第四十五章	伟大的桑丘如何就任海岛总督，如何行使职权	(241)
第四十六章	阿尔迪西多拉正在柔情挑逗，铃铛和猫儿却使唐吉珂德大吃一惊	(247)
第四十七章	再叙桑丘·潘沙在总督任上的作为	(251)
第四十八章	唐吉珂德与公爵夫人傅姆唐娜罗德利盖斯之间的奇闻；以及可供流传后世的其他细节	(257)
第四十九章	桑丘视察海岛	(263)
第五十章	痛打傅姆、将唐吉珂德又抓又拧的魔法师和执刑人是谁；小僮给桑丘·潘沙的老婆泰瑞萨·桑丘送信，凯旋而归	(272)
第五十一章	续叙桑丘·潘沙在总督任内的种种妙事	(279)
第五十二章	叙述另一位“悲戚夫人”一称“凄惨夫人”，又名唐娜罗德利盖斯	(286)
第五十三章	桑丘·潘沙总督狼狈丢官	(291)
第五十四章	仅叙述与本书有关的事情	(295)
第五十五章	桑丘在路上的遭遇及其他事情，读者看看	

	足矣	(301)
第五十六章	唐吉珂德·台·曼查为了维护傅姆唐娜罗德利盖斯的女儿，与小厮托西洛斯来了一场出人意料的决斗	(306)
第五十七章	唐吉珂德向公爵告辞；公爵夫人的淘气使女阿尔迪西多拉和唐吉珂德捣乱	(310)
第五十八章	唐吉珂德一路上奇事接踵而至	(316)
第五十九章	发生在唐吉珂德身上的怪事，也称一桩奇遇 ...	(324)
第六十章	唐吉珂德去巴塞罗纳路上的奇遇	(330)
第六十一章	唐吉珂德到达巴塞罗纳，以及一些岂有此理的真情实事	(339)
第六十二章	通灵人头事件，以及其他不可删略的琐事	(341)
第六十三章	桑丘·潘沙船上遭殃；摩尔女人的奇异遭遇 ...	(351)
第六十四章	唐吉珂德生平最伤心的遭遇	(358)
第六十五章	白月骑士的来历；唐格瑞果琉脱险；还有其他情节	(361)
第六十六章	看书的看后便知、听书的听后便知	(365)
第六十七章	唐吉珂德决定在不准他动兵刃的一年中当牧人，过田园生活；以及其他真正有趣开心的事	(369)
第六十八章	猪群奇遇	(372)
第六十九章	这部著名史书中，唐吉珂德所经历的最独特最奇异的遭遇	(376)
第七十章	承接上章，包含说明这段故事所必需的几个细节	(381)
第七十一章	唐吉珂德与侍从回家途中发生的事	(386)
第七十二章	唐吉珂德与桑丘在回乡路上	(391)
第七十三章	唐吉珂德进村时见到的预兆，以及其他使本信史生色的奇事	(395)
第七十四章	唐吉珂德生病、立遗嘱、逝世	(399)
译 后 记		(406)

第一章 牧师、理发师与唐吉诃德 谈论后者的病

根据熙德·阿默德·贝南黑利在本书第二部与描述唐吉诃德第三次漫游时说，牧师和理发师已有近整整一个月没有去拜访唐吉诃德，恐怕惹得他缅怀旧事。但他们还是经常去看望他的甥女与管家婆，叮嘱她们要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给他吃清心补脑的食品，因为他的不适很可能就是源于此处。她们回答说已这么办了，以后还一定会照此办理——尤其是据她们观察，他有时也似乎神智清醒。这消息使牧师和理发师十分高兴。这部极其重要、且又同样精确的史书之第一部的最后一章，曾记载他俩用牛车将着了魔的唐吉诃德送回家，他们认定他的康复是这一创举的结果。于是，他们决定去看望他，亲自验证他的康复程度何如，因为他们曾认为他是不可能康复的。他俩还一致同意只字不提游侠骑士，免得他伤口初好，嫩肉受不起磕碰。简言之，他俩去看他了，见他身穿绿羊毛背心，头戴托雷都产的红帽，坐在床上，干瘦得像一具道地的木乃伊。他非常客气地接待他们，他俩问及他的身体情况，他详细介绍了一番，说得头头是道，条理清晰。东扯西拉了一会儿，话题最终落到了时事与政局上：抨击或改进弊端，改革或根除习俗，建立新法律，等等，俨然以当代的政论家、立法家李库尔果或索隆自居。到最后，他们把国家整个儿更新改型了，把它锤炼得与其原来面目迥然不同。唐吉诃德阐述每个论题时都有条不紊，这使两位造访者深信不疑：他已恢复神智。

发这些宏论时，他的甥女和管家婆都在场，听到他理解得天衣无缝，妙论横生，觉得上天如此福佑主人，她们难报大恩。不过牧师对他这奇异的康复茫然不解，决定要试试唐吉诃德是否完全康复。他原来是决心不涉及骑士话题的，现在认为可以改变这决心了。于是，他开始和他大谈新闻，其中包括：宫中已得到可靠报告，土耳其人正结集大军压境，风暴将落在何处，不得而知；如同以往几乎每年都发生的，上帝的所有信徒都惶惶不可终日。国王为

保证安全，已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沿岸和马其他岛设防。唐吉珂德说：国王陛下及时布防国土，其姿态像一位极其谨慎的斗士，因为这种防范可防备敌人的突袭。不过如果听听我对此事的意见，我倒建议做另一种准备，这是国王陛下眼下不大可能想出来的。上帝保佑你吧，可怜的唐吉珂德（牧师听到此话，心中暗想），恐怕你现在是疯到顶，蠢到底了。当时，理发师也有与牧师完全相同的想法，他敦促唐吉珂德把自己的宏伟计划告诉他俩。他说：

“谁知道呢？给国王出谋划策的多着哩，都不着边际，你的妙计也许仅仅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不，我的好剃头先生，”唐吉珂德回答道。“我的计策决非不着边际，而是非常实用。”

“我的话决无恶意，先生，”理发师说。“不过我们总是发现：献给国王的计谋，要么是几乎都不实用，要么是非分之想，要么就是可能对国王陛下和国家有害。”

唐吉珂德说：“可我的计策既非实施无门，也不是异想天开。决不是。它经过最彻底的权衡，最简便易行，任谁也提不出来。”

牧师说：“扯了半天，您还没告诉我们哩，先生。”

“坦率地讲，”唐吉珂德答道：“现在在这里给你们说了，明天就传到枢密院某大臣的耳朵里，然后眼看着自己发明的成果被别人夺走，我可会追悔莫及。

理发师说：“我当着上帝的面发誓，决不泄露，无论是对国王、皇后、大臣、小卒，还有骑士，或是凡夫俗子。这个誓词我是从《神父传》里学来的。在该书的序曲里他向国王立下此誓，而正是这位国王抢走了他一百个杜布伦金币，还抢走了他那头能走会跑的骡子。”

“这个故事我没听过，”唐吉珂德说。“但我有理由相信此誓，因为我深知理发师先生是个老实人。”

“即使他不老实，”牧师说，“我也可在此事上为他担保，保证他不会泄漏。”

唐吉珂德问道：“谁又为你作保呢，牧师先生？”

“我的职业，”牧师答道。“我的职业就决定我保密。”

“上帝呀！”唐吉珂德大叫一声，“国王陛下还需费什么神？他

只要发一个告示，通知散在全国各处的所有骑士于某日在京城相聚。就算是只来了六个人，他们之中可能就会有一位，他即使是单枪匹马也能够消灭土耳其的全部军队。请注意我的话，先生们，请听我讲。一位骑士消灭二十万军队，你以为是件新鲜事吗？容易得很啦，就像是二十万人聚在一起只有一个脖子，或是二十万人都像是杏仁糕做的。你们知道，记载这种奇事的史书可是多不胜数哩！要是赫赫威名的唐贝利阿尼斯还活着，向我寻仇（因为我嫉恨的只有他一人），或是阿马迪斯·台·高尔家族亘绵不断的子孙中有某位骑士在场，与这些土耳其人相遇，那景象将何等壮观！然而，我希望上帝会怜悯他的信徒，他一定会派人来，一些人即使不如以前的那么所向无敌，至少在勇气上也会旗鼓相当。上帝理解我意，我不多说。”

“天啦！”外甥女听到这里，发话了。“我舅舅还是在想当骑士哩，我敢用我的命打赌。”

唐吉诃德大声说：“我到死也是骑士。让土耳其人来吧，何时何地如何登陆由他们挑，倾巢而来我也不在乎。我再说一遍，上帝理解我意。”

“先生们，”理发师说。“我请求让我讲一段赛维利亚的小故事。这事的确像是专为眼下的情景设置的，所以我很想说说。”

唐吉诃德表示同意，其余的人也乐意听，于是理发师开始讲了：

“某人疯了，被其亲戚送到赛维利亚的疯人院。此人学的是民法，在奥苏那大学得的学位。不过，许多人认为：即使他是在萨拉曼加大学拿的学位，也会发疯的。在疯人院里关了几年后，他自以为神智已经清醒，自欺欺人地给大主教写信，恳请他解救他于苦难之中。信写得十分笃诚，运用了一切可以想象的逻辑。信中说：出自上帝的仁慈，他脑子的不适已完全康复；只是他的亲戚还让他关着，他们好享受他的财产。他们打算昧着良心，让他到死作疯人。他一封接一封去信，谈论此事，神智清楚，逻辑严密，终于打动了大主教。于是派了他的一个教士去向院长了解事情真相，并要教士与疯子谈谈，如真的已经好了，就放他出去。教士去了，向院长问起那位先生的情况如何？院长回答说他仍是个疯子。他的确时常胡

言乱语，和以前一样，这些胡说八道至少可以抵消他清醒时的所有妙论。如果教士愿和他谈谈，就可以亲自发现这一切。教士决定试一下，去见了疯子，与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在整个谈话中，他一丝也看不到他脑子失常的迹象。何止如此，他陈述时镇静自若，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一语中的，使得教士不得不相信他的理解力已臻完境。他甚至还巧舌如簧地向教士控诉疯人院长，说院长受了他亲戚送的礼物钱财，凡是有人来看他，院长都说他还在发疯，时好时坏。不过归根到底，他的大敌是自己的财富，他的亲戚一心想把他的财产弄到手，不愿承认他已靠上帝的慈悲，重新成了思维正常的人。简言之，他说得娓娓动听，结果是院长遭了嫌疑，亲戚成了贪婪不近人情之徒，而他本人则头脑完全清醒。教士决定带他出去，由大主教亲自判定整个事情的真相。为此，那位轻信的教士要院长归还硕士进院时带来的衣物。院长说破了嘴皮，劝教士放弃计划，说这位硕士仍是疯子，头脑仍不清醒。但他没法说服教士，于是被迫同意了大主教的命令，把疯子原来的衣服还给他。这些衣服整洁而体面。

“脱掉疯子服装后，硕士发现自己穿上了正常人的服装，于是他要求教士大发慈悲，允许他与同院的前病友告别。教士想看看疯人院里的疯子，就告诉他要与他同去。于是他俩与旁边的几位一起上了楼。不久，硕士来到一个笼子似的栅栏前，里面关的是一个凶暴的疯子，不过当时他安安静静地。硕士对他说：

“‘兄弟，有什么事托我办吗？我就要回自己的家了，感谢上天，它慈悲无边，让我恢复了神智。你应倍感欣慰，要信仰智慧之父上帝，我相信他一定会像关照我一样，对你大发慈悲。我一定给你送一些好吃的东西来，你一定得想方设法吃下去。我是过来人，我得告诉你：我有理由认定我们发疯的原因，就是肚里无食而脑里充气。打起精神，我的朋友，振作起来。一遇难就灰心丧气是会伤生减寿的。’

“就在那笼子间的对面还有一个疯子，他赤条条躺在一条旧草席上，全神贯注地听了这番话，嫉妒不已，便站起来，大声叫道：

‘是哪一位康复得这样好，这样聪明，就要走了？’

“‘是我，兄弟，就要走了，’硕士回答说。‘我不必再呆在这里

了。上帝慈悲无边，赐我福佑，我诚惶诚恐，终身难报。’

“疯子答话了：‘硕士，你说话得小心点，别上魔鬼的当。在你的故居里舒舒服服地过吧，足不出户，免得自寻烦恼，又给弄到这鬼地方来。’

“‘不会的，’硕士回答说。‘我向你担保，我不会有机会再到这儿来了，我知道我已全好了。’

“‘你好了？’疯子大叫起来。‘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再见吧。不过，我是朱比特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我凭至高无上的朱比特发誓：赛维利业把你当作神智清楚的人放你出院，这是种罪过；就凭这一桩罪过，我要严厉地报复这整座城市，让它永远记住，一代一代想起来就害怕。阿门。穿袍子的没脑瓜的可怜虫啊，难道你不知道我有这份能耐？我就是掌管雷霆的朱比特，我手中有火红火热的霹雳，可以让世界惊惧不已，可以让它成为一片灰烬。不过且慢，尽管这无知的城市对雷火的惩罚恰当其罪，我还是愿换一种惩罚方式：从我发出神咒的即日即时起，我只需关闭天上的水门，让这个城市不降一滴雨，四郊也不见一滴雨，整整三年！你自由了！你好了！神智清楚了！我倒是疯子，关在这里不当人看！凭我神朱比特起誓，这城市决不能降雨，否则我情愿上吊。’

“在场的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些疯狂的叫嚷与威胁，硕士转向教士，拉着他的手说：

“‘先生，您可别让这疯子的话吓住了。别理他。如果他是朱比特，可以停雨，那我就是耐普图诺——水的父亲，管水之神。何时下雨，何地下雨，都得听我的。’

“教士回答说：‘不过，尊敬的耐普图诺先生，惹火朱必特先生毕竟有所不便。因此，请您还是在这儿多呆一会儿，什么时候方便了，我会另寻良机恭候，带您出去。’

“院长与随行诸公禁不住哈哈大笑，笑得那位教士几乎挂不住脸了。长话短说，耐普图诺先生的衣服给脱了下来，他仍留在那里，故事也就完了。”

“嗯，理发师先生，”唐吉诃德说。“这就是你所谓非常应景、非说不可的故事吗！哎，剃须高手！剃须高手呀！‘隔着筛子却不见一物，其瞎可知！’以德比德，以勇比勇，以貌比貌，以家世比

家世——这总是不智之举、令人生厌，阁下注重实用，难道连这也不懂？我不是管水神耐普图诺，尊敬的理发师先生；我不明智，也不会装成哲人。我的目的、我惟一的要求是告诫人们：不尽力恢复崇尚骑士的盛世，是咎不可辞。过去的时代可以夸耀有骑士尽职保国、保护妇女与孤儿，除暴安良，我们这个堕落的时代实在不配有这么大的福气。现在你们的骑士，大多数更注重的是锦缎衣服与其它豪华物饰的沙沙声响，而不注重他们本应引以为荣的盔甲的铿锵之声。现在，再没有骑士愿意披挂齐整地在野外躺在坚硬的地面上，听任风雨肆虐。过去的骑士总是脚不离镫，倚着长枪赶跑入侵的睡意，而不是沉溺于酣睡，现在这样的骑士到哪儿去了呢？过去的骑士穿过广袤的森林，爬上陡峭的高山，走过荒凉可怕的海岸，经受狂怒咆哮的大海冲洗；他发现海滩上有一条小船，无帆无桨无桅杆，什么装备也没有，但他仍旧义无反顾，勇敢地扑上船去，把自己交给桀傲难驯的惊涛骇浪，一会儿随波峰上天，一会儿又跌到海底；他以无可伦比的勇气，终于战胜最猛烈的暴风骤雨，才发现他离原登船的地方已一万多海里。他在陌生的远方一跃上岸，历尽千万风险，值得铭刻于铜，而不止书录于纸。这样的骑士到哪儿去了呢？可现在，天啦！懒散娇慵胜过勤劳，安逸胜过艰辛，罪恶胜过美德，狂妄胜过勇敢，对武器的谈论胜过了苦练。这种货真价实的苦练，只是在那黄金时代存在并繁荣过，也只是在正宗骑士中间存在过。现在，我们何时听到过哪位骑士比赫赫有名的阿马迪斯·台·高尔更英武崇高？有谁比英格兰的巴尔梅林更老练？有谁比白骑士梯朗德更随和？有谁比希腊的李苏阿尔台更豪爽风流？有谁比唐贝利阿尼斯受伤更多而且伤人更多？有谁比贝利翁·台·高尔更坚韧不拔？有谁比费丽克斯玛德·台·伊尔加尼亚更胆大包天？有谁比艾斯普兰狄安更诚挚？有谁比唐希隆西琉·台·特拉西亚更谦恭？有谁比罗达蒙泰更勇敢？有谁比索布利诺王更谨慎？有谁比瑞那尔多斯更奋不顾身？有谁比罗尔丹更所向无敌？有谁比汝黑罗更温文尔雅？根据杜尔宾写的《环球志》，费拉拉姓的公爵全都是汝黑罗的后代。牧师先生，上述这些骑士，还有许许多多我无法提及的——他们是真正的骑士，是骑士精神的真正光荣与希望。我想向国王举荐的就是这样的人。这样，国王陛下既可有卓有成效为他干事之人，又可

省下大笔开支，而土耳其人只有气得发疯，大揪胡子。就我而言，并不因为教士不肯带我出去，我就还打主意呆在这里。就算是理发师先生的说法，朱比特不肯降雨，这里还立着一位哩，他肯降雨，能降雨，什么时候想降就降。我讲这些，是要让好心的剃头先生知道：我懂他的弦外之音。”

“说真的，尊敬的先生，”理发师说。“我并无恶意。上帝为我作证，我用心良苦。因此，希望阁下决不要误解。”

“误解不误解，”唐吉珂德回答道，“我自己最清楚。”

“好啦，”牧师发话了。“我差不多还没说过话哩。唐吉珂德先生的话使我产生了一丝疑虑，心中忐忑不安，临走之前，如蒙释去，将十分高兴。”

“再大的事，牧师先生都可以对我直言不讳。”唐吉珂德说，有什么疑虑你说出来吧，心中有事总是不舒服的。”

牧师说：“先生，既蒙允许，我得告诉您，我无论如何也没法使自己相信：刚才阁下提到的那么多骑士会是这世界上的真人，真正的血肉之躯。有关他们的传闻，全都是寓言、小说，谎言梦吃，说的人也是半睡不醒之辈。”

“这的确又是一种误解，”唐吉珂德答道，“许多人已被引入此种误会。他们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种骑士。在好多场合，我都多次为这清楚不过的事实辩护，以纠正出于偏见而几乎是大家都有的误解。有时我的成功不足以补偿我事业的尊严，但有时我获得了成功，因为有显而易见的事实支持我，我几乎可以斗胆说一句：我就亲眼见过阿马迪斯·台·高尔。他身材颀长，脸面白晰，表情生动中看，一部黑须修剪得整整齐齐，神情令人敬畏而又和蔼可亲。他言辞不多，不易动怒，即使发火也很快平息。就像我给你们描述阿马迪斯的容貌一样，我想我可以胸有成竹地描绘出故事中出现的所有骑士的形象。只要如我一样理解到他们与故事书里描绘的别无二样，那么，根据一般法则，再根据我们了解到的他们的成就及性情，就很容易推断出他们的相貌、身材、肤色等等。”

理发师提问了：“先生，您看巨人莫冈德该有多高？”

唐吉珂德回答说：“到底有没有巨人，一直争论不休。不过，《圣经》里说有一些巨人，它描述的斐利士人歌里亚斯就是一例。

他身長七腕尺半，可謂高矣。《聖經》是沒有半點虛假的。此外，在西西里島發現了非常巨大的胫骨和肩胛骨，據此我們運用一些幾何法則可以推算出這些骨頭是巨人身上的，這些巨人高如巨塔。儘管有這些依據，我還是沒法肯定地告訴你們莫岡德有多高。我傾向於相信他不很高，根據是描述他業績的專著，裡面說他常常睡在屋子裡。既然還有房子容得下他，那他就顯然不會太高。”

“一定是這樣，”牧師說。他聽到唐吉珂德這些奇談怪論，覺得很有趣，於是，他列出瑞那爾多·台·蒙答爾班·奧蘭多，還有法蘭西十二武士中的其餘幾位，讓唐吉珂德估估他們的相貌。

唐吉珂德回答說：“瑞那爾多的臉哩，我不揣冒昧地講，肯定是寬寬的，面色是紅紅的，很霸道，性子特躁，喜歡結交強盜與不法之徒。至於奧蘭多，或是叫羅蘭多、或叫羅托蘭多，史書上這三個名字都用過，我斷定他是中等身材，寬肩，有點羅圈腿，膚色棕黃，紅胡子，身上多毛，目光陰沉，少言寡語，卻又十分隨和風趣。”

牧師說：“奧蘭多的相貌如您所言，不過爾爾。那就難怪美麗的安杰麗加瞧不起他，而喜歡那位机灵漂亮、風流倜儻、剛長出胡子的摩爾人。她舍弃前者的粗魯，而投入后者溫柔的懷抱，也就无可指責了。

“牧師先生，”唐吉珂德說，“那位安杰麗加是個放蕩的姑娘，一個到處大賣風情的淫蕩角色，有點反復無常。她留給世上的是艷名，還有她那不羈的事跡。她鄙視成千的王子，鄙棄了全世界上千位最英武聰明的騎士，却选中了一个毫无价值没长胡子的小僮。他无财无势，惟一的名声就是能知恩图报，这是他钟爱自己的朋友达狄耐尔而赢得的。安杰麗加卑賤地失身之後（這些章節無疑對她的名聲不利），就連為她的美麗大唱贊歌的著名詩人阿利奧斯陀也不敢、或者說是不願描述她的事跡了。就是這位阿利奧斯陀，在擱筆前写下了下面几行：

也許別的里拉琴能更好地彈唱

她與愛如何使他成了卡塔亞國王

毫無疑問，這是一種預言，因為‘先知’的意思就是‘預言家’，而他與我們所稱的‘詩人’是通用的。這一事實確實得到了驗證。